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九

錢塘魏之琇撰

惡寒

戴原禮治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常御重纊飲食必令極熱始下咽微溫即嘔他醫投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更劇戴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之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三陰之火雞能助痰祇

益其病耳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續之半後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

兩浙名賢

錄

李士材治吳文遠眩暈三載雖戰慄惡寒而不喜飲熱湯五月向火數妾擁帷帳屢服薑桂不効脈浮之細小沉之堅搏是鬱火內伏不得宣越也用金花湯加柴胡甘草生薑乘熱飲之移時而惡寒減再劑而撤火爐逾月而起更以人參湯進六味丸兩月全安

張玉路治謝某七月間病瘧因服苓知石膏輩稍間數
日後因小便精大泄遂腦痛如破惡寒振振欲擗地
醫用六味六君子三倍參附而寒不除繼用大建中
每服人參三錢熟附二錢其寒益甚至正月診之脈
僅三至弦小而兩寸俱伏但舉指忽覺流利其症雖
五襲重裘大畏隙風如箭而不喜近火或時重時輕
口鼻氣息全冷胸中時覺上沖小腹堅滿塊壘如石
大便堅硬欲了不了小便短數時白時黃陽道雖痿

而緩從不收氣色憔悴而不晦暗此症本屬陽虛因用參附過多壯火不能化陰遂鬱伏土中反致真陰耗竭法當升發其陽先與鬱火湯六脈繼進升陽散火補中益氣肢體微汗口鼻氣溫脈復五至後服六味丸生脈散異攻散調理全安

張子和治一婦身冷脈微食沸熱粥飯六月重衣以狐帽蒙其首猶覺寒泄注不止常服薑附硫黃燥熱之劑僅得平和稍用寒涼其病轉增三年不愈診其兩

手脈皆如絙繩有力一息六七至脈訣曰六數七極
熱生多以涼布搭心次以新汲水淋其病處婦乃叫
殺人不由病者令人持之復以冷水淋其三四十桶
大戰汗出昏困一二日而向之所惡皆除此法華元
化已曾用惜無知者

周貞字子固玉田隱者治衛立禮得寒病雖盛夏必襲
重裘擁火坐密室中他醫投以烏附轉劇曰此熱極
似寒非真寒也用硝黃大寒之劑而愈

醫說續編

抱一翁治一人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坐火蒙
氈出語唧唧如嬰氣象以沉寒痼冷屢進薑附益甚
診之脈濡弱而微數濡者濕也數者脾伏火也脾伏
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

治以柴胡升麻羌活澤瀉等劑繼以神芎丸

滑石大黃牽牛

連芎

四五劑而氈去次日遂安

薛立齋治一人雖盛暑喜擁火四肢常欲沸湯浸之喜
食辛辣熱湯面赤吐痰一似實火吐甚則宿食亦出

曰入食反出是脾胃虛寒也用四君子加薑附而愈
一士人患惡寒右尺獨滑尺滑者濕熱下陷也惡寒者
因積勞傷脾胃氣下陷穀氣不得升發無陽以護榮
衛也用補中益氣湯加肉桂二劑而愈

龔子才治一婦人六月惡寒之極雖穿綿襖亦不覺熱
此火極似水也六脈洪數小水赤少以皮硝五錢溫
水化服而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內熱作渴大便秘結畏惡風寒手足

逆冷此內眞熱而外假寒先用黃連解毒湯後用六味地黃丸而愈

朱丹溪治晉雲胡君錫年三十一形肥而大色蒼厚家富而足嗜嗜口味兩年前得消渴病醫與寒涼藥得安有人教以病後須用滋補令其病用黃雌雞因此食至千餘隻漸有膈滿嘔吐之病醫者意為胃寒遂以附子沉香之藥百餘帖嘔病除

此謂却之而愈反致重世不知此以

為治驗古今受月餘天氣大熱忽惡風冷足亦

其害者可勝數哉

怕地氣遂堆糠尺許厚上鋪以簞糊以重紙方敢
坐卧而两手不能執筆口鼻皆無氣以呼吸欲言無
力行十餘步便困倦脈皆浮大而虛僅得四至乃作
內有濕痰因服燥熱藥遂成氣耗血散當此夏令自
合便死因其色之蒼厚神氣尚全可以安穀遂以人
參黃耆白朮熬膏煎淡五味子湯以竹瀝調飲之三
日諸病皆愈令其頓絕肉味一月後康健如舊又以
雞湯下飯一月後胸腹膨滿甚自煎二陳湯加附子

豆蔻飲之頓安問調理藥教以勿藥并斷肉飲自愈
寒熱

汪石山治汪世昌形肥色紫年逾三十秋間病惡寒發
熱頭痛自汗惡心咯痰惡食醫以瘡治診之脈浮濡
而緩右寸略弦曰非瘡也此必過勞傷酒所致飲以
清暑益氣湯四五服而愈

易思蘭治一春元下第歸得寒熱病每日申酉二時初
微繼作大熱而燥甚如狂過此二時平復無恙惟小

便赤黃而澁往時有一心事夜即夢遺每日空心用
鹽飲燒酒數杯醫皆以為病瘡用清脾飲柴苓湯并
截藥俱不効六脈惟右尺浮中沉取之皆洪數有力
餘部皆平曰此潮熱病也以加減補中益氣治之日
進一服三日病漸退復用六味地黄丸兼前藥調理
一月而安或問寒熱而不以瘡治何也曰此非瘡乃
潮熱也潮者如水之潮依期而至八法流注云申酉
二時屬膀胱與腎此病專屬二經二經水衰火旺當

申酉時火動於中故發熱而燥燥屬腎若瘡疾肝部
必弦今不然惟左尺獨現火象此因平日斷喪太過
腎水虧損陰火妄熾加之鹽飲燒酒引入腎經故小
便赤黃而澁也又曰此莫非陰虛火動乎曰陰虛之
熱自午至亥發熱不間今惟申酉時熱熱止便涼與
陰虛不同又曰或亦嘗用補中益氣而不効何也曰
加減之法或未同耳予之去升柴加丹皮澤瀉黃柏
者丹皮瀉膀胱火澤瀉瀉腎火黃柏為君以生腎水

水旺則火衰而寒熱退矣用六味丸者亦取有丹皮
澤瀉耳如不知此仍用升柴乃以肝脾之藥治腎所
以不效

孫文垣治李坦渠子婦十月寒熱起一日一發咳嗽心
痛腰亦痛次年正月望後始間日一發肌肉大減喉
疼出汗如雨白帶如注飲食減少百治汗不止脈之
右手軟弱左手散亂此汗多而脈不斂病至此危矣
經云火熱似瘧此之謂歟以黃耆二錢白芍一錢五

分甘草阿膠各一錢鱉甲三錢桂枝五分烏梅一個
水煎服其夜汗止再診脈已斂神氣亦回前方加何
首烏石斛牡蠣寒熱亦不發飲食少加駁駁然有幽
谷回春之象

喻嘉言治吳吉長內新秋病洒淅惡寒寒已發熱漸生
咳嗽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藥不愈體日尪羸延至初
冬飲以參朮補劑轉覺厭厭欲絕食飲不思有咳無
聲瀉利不止危甚醫議以人參五錢附子三錢加入

薑桂白朮等作一劑服以止瀉補虛而收背水之捷
病家無措延喻診畢未及交語前醫至即令疏方喻
飄然而出蓋以渠見既訛難以言耳既去乃曰是症
總由誤藥所致始先皮毛間洒淅惡寒發熱肺金為
時令之燥所傷也用表散已為非法至用參朮補之
則肺氣閉錮而咳嗽之聲不揚胸腹飽脹不思飲食
肺中之熱無處可宣急奔大腸食入不待運化而直
出食不入則腸中之垢汙亦隨氣奔而出是以瀉利無

休也今以潤肺之藥兼潤其腸則源流俱清寒熱咳嗽泄瀉一齊俱止矣服四劑必安不足慮也方用黃芩地骨皮甘草杏仁阿膠一劑瀉即少止四劑寒熱俱除再數劑咳嗽亦愈設與若輩商之彼方執參附為是能相從乎又鄉中王氏婦秋月亦病寒熱服參朮後亦厭厭息但無咳嗽十餘不進粒米亦無大便時時暈去不省人事其夫來寓詳述其症求發補劑乃以大黃芒硝石膏甘草四味為粗末與之彼不能

辨歸而煎服其婦云此藥甚鹹夫喜曰鹹果藥遂將
二劑連服頃之腹中弩痛下結糞數塊絕而復甦進
粥兩盞前病已如失矣來悉乃悉之凡此素有定見
於中始無炫惑書之為臨症者廣其識焉

高鼓峰治程氏子病瘡每日至辰大寒午時大熱熱即
厥兩目直視不能出聲頰脫涎水從口角涌出日流
數升至丑時始汗解飲食不進昏冒欲絕診之皆誅
伐太過所致也投以補脾之藥不即效延他醫用柴

胡南星半夏等勢轉劇復延診值醫者在詢之曰此何症也而用前藥曰子不識乎此肝瘡也肝瘡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高笑曰據子述經言當得通脈四逆矣何用前藥某誠不識此何病但知虛甚耳請先救人然後治病何如曰子用何藥曰太劑參附庶可挽回彼力爭參附不便乃漫應曰謹奉教始洋洋色喜而別是夜用人參一兩黃耆二兩炮薑三錢比曉熟地桂附並進次日辰時病不復發矣此緣

勞役過度寒熱往來醫認為瘧且時當秋令一味發散寒涼重虛其虛展轉相因肝脾大敗非竣補氣血何由得生夫病由人生人將死矣而乃妄牽經義強合病情及至處方又乖成法自誤誤人至死不覺悲夫

呂仲嘉內人在室十四歲時病寒熱往來迨後適仲嘉又十餘年寒熱如故或作瘧治或作虛治疴羸枯削幾於骨立高診之曰此非瘧非虛乃血風症耳以五

茄皮散加熱地二兩每劑共藥五六兩許水二升濃煎一升每日盡一劑如是者二十劑而寒熱頓愈

馮楚瞻治徐山公患似瘧非瘧醫以柴胡湯連進數劑漸至不省人事口噤僵卧咸謂無生理曰此陽虛作寒陰虛作熱誤當瘧治不死也以重劑熱地白朮五味牛膝麥冬製附子另煎人參一兩沖服三日而甦後用溫補而愈

吳孚先治小娥病寒熱如瘧言語譫妄如見鬼狀有指

為熱入血室者然證與長沙所論三條了不相合診
得右寸浮滑知為風痰膠固肺臟故洒淅寒熱痰迷
心竅故語言謔妄宜發表利氣自愈用二陳加蘇防
前葛枳桔桑杏數劑微汗而痊

有一師妮乍寒乍熱面赤心煩或時自汗惡風體倦大
小柴胡雜進其病益劇診視脈無寒邪但厥陰脈弦
長而出魚際治以抑陰地黃丸而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因夫久出經商發寒熱月經旬日方

止服降火涼血藥內熱益甚自汗盜汗月經頻數曰
內熱自汗乃脾氣虛熱也非血不歸脾也用歸脾湯
六味丸而愈

一室女久患寒熱月經失期以小柴胡湯加生地治之
少愈更以生地黄丸而痊柴胡秦艽各半兩生地二
兩酒濕杵膏赤芍一兩為末蜜丸每三十九烏梅湯
下日三服

易思蘭治一男子病寒熱衆不瘥治年餘不愈又以為

勞瘡虛瘡用鱉甲散補中益氣湯俱不效脈左右三部俱浮大無力形瘦色黑飲食不美知為陰虛發熱病也早進六味丸晚服補陰丸七日後飲食漸美寒熱減半又服一觔未一月全愈蓋此似瘡非瘡乃陰虛之候也凡正瘡則寒熱參差而有準今寒熱往來或一日一次二次且寒而不厥身熱如火熱退又無汗兼之形瘦色黑怔忡不寐口渴便燥豈可謂瘡乎且瘡脈當弦

諸症損脈亦多弦

發則弦而大退則弦而小今

浮大無力蚤晚相同誠陰血不足陽火有餘火發于外則為熱鬱於中則為寒形瘦者火之消燦也色黑者火極似水也怔忡不睡者心血虧損也

肝火浮入胞絡者多

飲食不美口渴便秘者火熾於上下也但生腎水養血滋陰陰血充則火自降寒熱退而病瘳矣

立齋治一婦人久患寒熱服清脾飲之類胸膈飽脹飲食少減用調中益氣加茯苓半夏炮薑各一錢二劑而痊

朱丹溪治趙孺人夜間發寒後便熱丑寅時退起來口
渴食少無味穀不化腹痛而泄倦怠或遇事熱燥赤
眼氣壅又不耐風寒亦惡熱白朮歸身二錢白芍陳
皮一錢人參黃芩五分炒柏灸草炒苓丹皮木通縮
砂三分煎下保和丸實腸丸各三十九

呂十四孺人怒氣後寒熱咳嗽食少淋泄縮砂甘草三
分人參五分白朮錢半連翹陳皮茯苓一錢薑二片
同煎

一婦人年五十餘形實喜作勞性急味厚喜火食夏却
患熱惡寒發熱更無休時衣被雖厚常凜然兩脈皆
澁朱作雜合邪治之遂以四物湯加陳皮以人參白
朮為君生甘草黃柏為佐多入薑汁吞通神丸三十
九回金抑青各二十九阿魏十九煎三帖而得睡第
五帖而身和第七帖通身微汗諸症皆去

華佗傳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
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

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
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温
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

三國志

馬元儀治張某寒熱數日中痛嘔逆胸滿身疼左脈弦
澁關尺虛微此中氣虛寒胸中之陽不化而為滿胃
中之陽不布而為嘔衛外之陽不固而為痛以四君
子補脾胃之虛炮薑附子肉桂補陽氣而散陰邪少
加黃連以為引導一劑脈起再劑痛處移動得睡不

數劑而霍然

顧允諧寒熱日作胸滿不舒自汗不止已數日或用柴胡黃芩兩解之法不愈診其脈右三部虛微左三部弦澁望其色枯白不澤脈微為陽微弦為虛風由正氣不足虛邪外襲而成寒熱始宜補益中氣即有胸滿亦是陽虛不布非氣實而然也况自汗者陽虛不能衛外固也面色不華者氣血虧損無以上榮於面也遂與理中湯理其中氣加桂枝以祛虛邪後倍加

參附不數劑而愈

唐氏子患寒熱彌月不瘥胸中有塊高突按之則痛時見厥逆兼多自汗診其脈右三部虛微按之如絲此症實脈虛邪實正衰之候也攻之則礙虛補之則助邪然用補則正氣旺氣旺而邪自去若任攻則邪氣去而正獨全者鮮矣用人參二錢扶元養正為主佐以炙甘草和中益氣以却虛邪炮薑黃連半夏以開痞而散結肉桂以固其本桂枝以越其邪二劑寒熱

減兩脈起倍人參以助中焦運化而痛漸平再用桂附理中湯調理而愈

一婦人患寒熱半月兩脈浮虛按之則豁然空兩尺倍甚曰脈見空豁寒熱不時面色不華者血氣不榮也語言錯亂者神明失養也與歸脾湯加黃連肉桂各七分令其心腎內交服後脈漸有神改用人參三兩黃耆三兩歸身一兩炙草二錢生地五錢遠志二錢棗仁三錢杞子五錢大劑補氣養榮數劑寒熱止神

氣清令蚤服七味丸下午進歸脾大造膏百日而愈
李東垣治中書左丞姚公茂上熱下寒用既濟解毒湯

良愈

未選

來天培治馬振昌室年約五旬夏間忽患寒熱頭痛每
未申時起至寅卯時退頭暈胸胃嘈噉或作風暑治
益甚不能飲食無汗氣急嬾言診之六脈沉細兩關
微弦此勞倦傷脾中氣不足外感寒邪內傷生冷清
陽不升氣虛不能外達也與補中益氣湯加炮薑半

夏一劑汗出熱短嘈雜繼以歸脾湯加半夏桂枝白
豆仁寒熱除飲食進調理而痊

馬氏嫗年八旬八月忽病寒熱惡心頭疼身痛心跳不
眠嘔吐不食展轉呻吟診之兩關弦而緊餘脈細小
以為脾氣虛寒肝氣上逆與薑附理中湯加白芍和
肝二劑漸瘳

朱丹溪治一人天明時發微寒便熱至晚

病盛於陽

兩腋汗

出手足熱甚

四服為諸陽之本

則胸滿拘急大便實而能食

邪熱可知似勞怯病者虛損之甚亦作寒熱脈不數但弦細而沉此

子和謂為有積之後詢知因怒氣而得但用大柴胡湯惟胸背

拘急不除後用二陳湯加羌活防風紅花黃芩

治法

汪石山治一人形短蒼白平素善飲五月間忽發寒熱醫作寒治燥渴益甚時常啖梨嘔吐痰多每次或至碗許飲食少進頭痛昏悶大便不通小便如常或赤夜不安或一日連發二次或二日三日一發或連發二日平素兩關脈亦浮洪先令服獨參湯二三帖嘔

吐少止寒熱暫住三日他醫曰渴甚脈洪熱之極矣
須用獨參以助其熱非殺之而何及往視脈皆浮洪
近數曰此非瘧而亦非熱也脈洪者陰虛陽無所附
孤陽將欲飛越故脈見此其病屬虛非屬熱也渴甚
者胃虛津少不上朝於口亦非熱也蓋年愈六十血
氣已衰加以瘧藥性皆燥烈又當壯火食氣之時老
人何以堪此然則邪重劑輕非參所能獨治遂以參
耆各七錢歸身麥冬各一錢陳皮七分甘草五分水

煎每次溫服一酒杯服至六七帖痰止病除食進大便旬餘不通遵之以蜜仍令三十餘帖以斷病根續後脈亦收斂而緩非復向之鼓擊而駛也

霍亂

張子和曰泰和間余親見陳下廣濟禪院其主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一枚及兩者乾薑一兩炮水一碗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頃合流鎮李彥直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服之醫者至以為有食

積以巴豆下之三五丸藥亦不動至明而死可不哀哉遂平李仲安攜一僕一佃客至郾城夜宿邵輔之書齋中是夜僕逃仲安覺其逸也騎馬與佃客往臨穎急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漫天至辰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既不獲其人復宿于邵氏齋忽夜間聞呻吟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之仍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瀉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白四肢厥冷此

正風濕渴三者俱合之症也其婿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判生薑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觔令徐服之良久方息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調養三日平服

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遠出數宿謨晝眠夢甲云暴病心腹疼腹滿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亂可治而人莫知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耳謨

覺探之果死其後乾霍亂者試用輒瘥

客中問集
出幽明錄

孫文垣治程氏子先醉酒後御色次蚤四肢冷胃腕痛
極脈僅四至或以鬱火為治投以寒涼痛更甚三日
前所食西瓜吐出未化乃翁以為陰症傷寒欲用附
子理中湯不決逆孫治之視其面色青慘叫痛而聲
不揚坐卧煩亂此霍亂兼虵厥症也先當止痛安虵
後理霍亂可免死也遲則誤事矣急用五靈脂醋炒
三錢蒼朮一錢五分烏梅三個川椒炮薑桂心各五
分水煎飲下痛減大半下午以大腹皮藿香半夏陳

皮山查五靈脂茯苓兩帖全安

沈繼庵內人患發熱頭痛遍身痛乾嘔口渴胸膈脹悶
坐卧不安醫與參蘇飲乾嘔愈甚又加煩躁孫診之
右手洪大倍於左左浮數曰乾霍亂也以藿香正氣
散去白木桔梗加白扁豆香薷滑石各五錢橘紅藿
香葛根各二錢檳榔木瓜各一錢甘草五分薑三片
一帖而愈

柴嶼青治瀧陽少宗伯

諱

德福夏月抽筋吐瀉用六和

湯而愈秋間過府署致謝再診其弦洪異常謂宜合
九劑調養彼謂病已可不信因謂京兆吳穎菴曰德
公脈氣不佳又不信柴曰不預行服藥脈已先時而
見明年春夏可慮至期暴脫急著人相邀已無及矣

凡吐瀉轉筋者其肝
木必平素有病也

陳三農治一婦暑月方飯後即飲水而睡睡中心腹痛
極肢冷上過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絞痛垂死六
脈俱伏用五加煎湯吐之一吐減半再吐而安

陸祖愚治陳敬橋母四旬外身軀肥胖暑月多啖生冷
半夜腹痛上不得吐下不得瀉或與藿香正氣散入
口即吐不得下咽診之左三部沉緊而細右寸關沉
實有力面色紫脹四肢厥冷昏不知人牙關緊閉此
寒氣太重中焦氣滯不得尅化先用烏梅擦牙俟開
即投抱一九三厘腹中鳴響去垢穢若干四肢溫暖
面色如常然昏昏似醉懶于言語恐元氣太削遂用
歸芍川芎茯苓杏仁木香陳皮木通等四劑全愈

王宇泰治一老人暑月霍亂昏冒不知人脈七八至洪
大無力頭熱如火足寒如冰半身不遂牙關緊急此
年高氣弱不任暑氣陽不維陰即瀉陰不維陽即吐
陰陽不相維則既吐且瀉也正值暑氣極盛之時非
甘辛大寒之劑不能泄其暑熱墜其陽暖而安神明
遂以甘露飲甘辛大寒瀉熱補氣加茯苓以分陰陽
冰水調灌漸愈

治一婦人患吐瀉十餘日水粒不入發熱煩躁欲去衣

被六脈浮洪重按全無用六君子加藿香砂仁附子
冷服諸症悉愈

薛立齋治進士李通甫之內冬間開衣箱其內衣裳乃
夏月所晒者開時覺為暑氣所侵良久患霍亂足指
跟俱轉筋甚惡自分必死用香薷飲一劑急煎下咽
即愈

儀部李北川仲夏患腹痛吐瀉兩手足捫之則熱按之
則冷脈輕診浮大重診則微細此陰寒症也急服附

子理中湯不應仍服至四劑而愈

包瑞溪學憲傅繆仲淳傷暑霍亂神方絲瓜葉一片白
霜梅肉一枚并核中仁同研極爛新汲水調服入口

立瘳

廣筆記

馬銘鞠傳霍亂方用粟米連殼搗碎煎湯服下口立愈
屢試神效

梁溪顧聖符傳治霍亂方取扁豆葉搗汁一碗飲之立

愈

同上

繆仲淳治高存之家僕婦患霍亂以砂仁一兩炒研鹽
一撮沸湯調冷服一劑愈傷冷物者加吳茱萸四錢

瘴

陳三農治制府王姓感冒瘴氣寒熱胸膈飽悶頭疼弦
暈惡心脈數而洪用藿香正氣散加厚朴檳榔羌活
防風蘇葉一劑而寒熱退頭不疼減去羌蘇防風加
草豆蔻半夏枳殼惡心脹悶俱愈

梧州方姓脈弦而數頭痛身痛惡心飽悶發熱用羌防

芎藭藿朴等合蒼朮甘草枳榔二服而減因飽脹未

全退加草豆蔻草果方愈

此頭疼惡心飽脹所以異於感冒乃濕氣也

端州李別駕鑲藍旗人年四十餘能騎射暑雷州府時善搏虎不避風雨寒暑涉溪陟嶺染瘴已深其所感風寒暑濕不一而足矣且久客半載甫歸本署未暇休息遂往省謝謁上臺可謂勞於公事忘於己躬其如積邪所感猝然皆發醫者紛沓據云略為解散已進補劑而邪氣大作寒熱神昏譫語脈空數無根神

氣散亂補瀉兼施而議論紛然矣招陳徃視而脈已
如水上羨刻刻欲脫寒熱間作蓋受病既深精氣兩
虛邪氣正熾難以措手擬用五積散加附子人參麻
黃而易羌活已言明不治之症不忍坐視勉盡愚誠
之意疑立方有難色不欲下藥之語遂置不用越一
宿復拉住視脈症殆甚因見案頭昨藥尚存遂堅辭
而出後聞以陰瘡陽虛而用金匱腎氣湯加參者有
以為虛症似瘡當用補中湯而加參附者三劑而神

昏氣喘虛汗如雨足冷而脫矣不知此症初實受瘴
氣屢感深今則乘虛而發有云傷寒偏死下虛人况
瘴氣而風寒暑濕偕感者乎

正紅旗孫兄粵東轉運使高公令親也高扎云舍親孫
某患不起之症非某不治亦作善之一端時因余創育嬰
局于廣省故云然也往診其脈空豁恍恍不定重按無根
神昏譫語寒熱大作加之咳嗽痰喘轉側不能晝夜惟伏
几呻吟且胸膈脹悶足冷惡寒詢知夏秋積勞寒暑皆

受一月以前初感頭疼身痛憎寒惡熱咳嗽或用桔
梗杏仁乾葛羌蘇汗而不解復用桑皮前胡蘇子半
夏貝母知母黃芩亦不應寒熱更甚又用小柴胡加
山巵玄參薄荷咳嗽更甚不知此症夏秋暑濕風寒
兼感而發尚未得汗何能解散遂用五積散二劑汗
出如淋咳嗽亦減可伏枕矣惟寒熱未退病久元氣
已虧氣上喘小便如油短數其火從下而上上盛下
虛用金匱腎氣二服氣平便順然潮熱如故時有噦

語昏冒午後用參附六君子湯朝與腎氣丸經月汗
止神清凡用參附共酌許又服還少丹加河車桂附
鹿膠及十全大補湯五十餘日元氣始復飲食如常
此與李別駕同一病形脈雖少異一以信藥而生一
以不信藥而殞噫

戊寅十一月高齋使公子患似痢非痢紅多白少惡寒
微熱脈滑而數詢知自夏秋以來由川北隨任之粵
久積暑濕感胃而發用平胃加羌防蘇藿一劑而寒

熱退再劑加栝榔木香而瘳或問痢忌燥藥今用蒼
朮而愈何也曰常人痢疾因暑令火熱之氣而得燥
藥乃天時之忌是以不可擅用今以積濕之病發於
隆冬外感乃得力要藥也所謂治病而搜其原者一
七可瘳故醫無執方病無執藥云

梁溪碁師周西侯之弟開銅山於英德其山下有水人
浣衣則垢膩皆去相與為奇以其近便炊爨皆用之
未幾人皆黃胖身軟腹脹而無力飲食倍進寒熱間

作善啖雞豕諸肉則胃腹少安在廠同事斃者不一
因來省求治用平胃正氣治其病後以益氣六君補
其受毒水尅削之愆而安此即粵西太平柳州南寧
毒水瘴之一斑也

一時開山同病還省數人有似瘡非瘡如驛官之廠陳
某者醫以瘡視不及月餘而疾篤因勢急方求診脈
已細緊而數飲食不進陳曰若欲治何不在一月之
前病雖甚而元氣猶在今精神殆盡雖有婆心無藥

可施奈之何哉

閱一載驛官復有甥陳姓亦以開山病歸仍犯毒水所得似痢非痢寒熱間作醫以香連朴硝大黃行藥消導日益尫羸易醫曰可以進補用白朮五分陳皮二分茯苓四分病無進退召陳診猶謂飲食尚可料不致大變脈之恍然不定重按已絕人將謝世而飲食猶能此所謂行屍之疾邪火浮載眞精告竭矣辭之閱二日而卒

新安程聖林長子年十六精血充足飲食倍進丁丑春
從父到廣年餘患似痢非痢足腫便赤此受暑濕瘴
熱之病半年前曾視其脈數逾六至每言於其父此
有積疾非壽徵也即欲急治已屬難能人皆以為謬
未幾而發此疾醫用寒如大黃黃柏黃連黃芩朴硝
消導如枳實檳榔厚朴山查草寇補如參耆八珍熱
如桂附薑棗兼投脩進時陳奉制府之招畱滯端州
兩月歸而往視不可為矣噫

洞庭賀澤民按察雲南時分巡騰衝等處討賊因染瘴
癘腰股發熱有監生殺犬煮餽之令空心恣食飲酒
數杯即去溺澀少候清利其脹漸退蓋犬肉能治瘴
也

客生新開

治瘴法宜溫中固下升降陰陽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或
灸大指及第五指皆能止熱若用大柴胡湯及麻黃
金沸草散青龍湯是膠柱鼓瑟也尠不敗矣又中瘴失語
俗為中草子移時血凝立死法當用針刺頭額及上

唇仍以楮葉擦其舌令血出徐以藥解其內熱立効

居易錄

出赤雅

瘴水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不可飲飲則病瘴梅龍圖儀嘗沿厝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沾競惕過甚野畦矍鑠忽墮水中至於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奴自此宿病盡除頓覺

康健

說願

江南間有溪毒疾發時如重傷寒識之者取小筆管內
鼻中以指彈之三五下即出黑血良久疾愈不然即

不效

錄異記

行路時但見前後山間有氣如虹或白即是瘴氣急以
身伏於地下用口合土候其氣散乃起則無傷蓋其
氣浮空而過不著於地也若以楨榔及蒜服之亦可

漱石

問談

瘴疾吐下皆不可治之之法惟灸中脘氣海三里三處

并灸大指再用針多刺額及上唇令多出血又以楮葉擦舌亦令出血然後用藥解楮葉之毒內熱即除瘡毒自消矣。粵摭

琇按此則本雅

友人言粵西某縣瘴殊甚縣令赴任即死無逾三月者一丞至任歷十餘年家口染疾死亡殆盡此丞久無恙然無他術獨嗜燒酒終日沉醉而已。粵摭

周公謹云香附四兩去黑皮微炒片子薑黃湯浸一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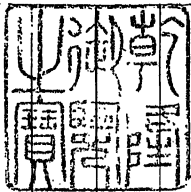
洗淨二兩甘草一兩炒各細末入鹽點辟嵐瘴之氣

極妙

志雅堂
雜抄

王余張衡馬均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
其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博物志



續名醫類案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續名醫類案卷十

詳校官太醫院醫官臣姜晟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繆晉

謄錄監生臣陳栢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十

嘔

錢塘魏之琇撰

杜壬治安業坊有閩家老婦人患嘔吐請石秀才醫曰
胃冷而嘔下理中丸至百餘丸其病不愈石疑之召
杜至曰藥病兩相投何必多疑石曰何故藥相投而
病不愈杜曰藥力未及更進五十九丸必愈果如其言

石於是師法於杜

醫學綱目

王普侍郎病嘔飲食皆不得進召孫兆治數日亦不愈後復召杜杜曰治嘔愈嘔此胃風也遂用川烏一兩淨洗去皮臍不去尖以漿一碗煮乾每個作兩片復用漿水一碗煮盡更作四片細嚼一片以少溫水下少頃嘔遂止痛既少息杜遂問曰尋常好喫何物曰好喫甘甜之物杜曰是甜甜乃膏粱之物積久成熱因而生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王服其說

全上

毛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求龐安常醫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作不可為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嫁歸沙溪張氏年

餘而孕果以嘔疾死

曾達臣獨醒襟志

臧中立毘陵人客鄞崇寧中徽宗后病甚中立應詔以布衣麻履見命之入診出問何症中立對曰脾脉極虛殆嘔瀉之疾作楚和藥以進且曰服此得睡為効至夜半果思粥食不一月獲安賜歸詔出官帑予地

築室南湖以居焉

寧波府志

許學士政和中治一宗人病傷寒得汗身涼數日急嘔吐藥食不下用丁香藿香滑石等藥下咽即吐許曰此正汗後餘熱留胃腕正宜竹茹湯用之即愈

薛立齋治府庠沈姬文母患脾虛中滿痰嗽發熱又食濕麪冷茶吞酸嘔吐絕食誤服苓連青皮等藥益加寒熱口乾流涎不收聞食則嘔數日矣迎治曰脾主涎以脾虛不能約制也欲用人參安胃散惑於衆論

以為胃經實火宿食治之病日增劇忽思冬瓜食如
指甲一塊頓發嘔吐酸水不止仍服前藥愈劇復邀
視之則神脫脉絕頻死矣惟目睛尚動曰寒淫於內
治以辛熱然藥不能下矣急用鹽艾附子炒熱熨臍
腹以散寒回陽又以口氣補接母口之氣又以附子
作餅熱貼臍間時許神氣少甦以參朮附子為末仍
以是藥加陳皮煎膏為丸如粟米大入五七粒於口
隨津液嚥下即不嘔二日後加至十粒諸病少退甘

涎不止五日後漸服前劑一二匙胃氣少復乃思粥

飲後投以參朮等藥溫補脾胃五十餘劑而愈

明醫
襟婦

人良
方

一人湯藥入口即吐出六脉洪大有力此因地道不通
故氣厥上行而食物難入耳不更衣已十日餘服承
氣等湯俱不納日秘結日久湧逆勢盛故也止沸莫
若抽薪遂用蜜棗去燥糞數升嘔吐即止調以養血
清火之劑而安

周慎齋治一人飲食如常每遇子時作吐大便秘結其人必苦慮憂思脾氣鬱結幽門不通宜扶脾開竅為主遂以參苓白朮以蒼朮拌炒炙甘草各一錢煮附子烏藥三分水煎服愈

一士鬱熱嘔吐用竹茹山梔各三錢陳皮茯苓各二錢

甘草一錢煎成加薑汁五匙熱服而愈

大還

陸養愚治李廳因飯後勞攘下午飲酒數杯遂覺臍下小腹作痛升至胃腕即嘔嘔訖痛止少頃又從下痛

上復嘔訖痛緩自後痛嘔益頻自疑中毒以淡鹽湯
蠶汁探吐之一無所出醫投藿香正氣散不効其脉
浮按細數稍重即伏沈按甚堅曰此飲食過飽急遽
所至與潤字九百十顆令淡薑湯服之少頃連瀉數
行而愈

龔子才治梁太守女患頭暈嘔吐聞藥即嘔諸醫束手
令以伏龍肝為末水丸塞兩鼻孔用保中湯以長流
水入膠泥攪漚煎積冷頓服而安

萬病
回春

信陵府桂臺殿下夫人善怒怒即嘔吐胸膈不利煩躁
不寧腹痛便秘食下即吐已八日心慌喘急危甚診
之六脉虛微此血虛胃弱氣鬱痰火也與二陳湯加
薑連酒芩炒梔當歸酒芍香附竹茹白朮入薑汁竹
瀝二服而安

張景岳治吳參軍因食麩菰致大吐大瀉醫謂速宜解
毒以黃連黑豆桔梗甘草枳實之屬連進而病益甚
胸腹大脹氣喘水飲不入延張診投以人參白朮甘

草乾薑附子茯苓之類彼疑曰腹脹氣急口乾如此
安敢服此耶閱日愈劇再求治與藥如前且疑且畏
含淚吞之一劑而嘔少止二劑而脹少衰隨大加熟
地以煎救其瀉亡之陰前後凡二十餘劑復元如故
蓋蒼菰之為物必產於深坑枯井或沈寒極陰之處
其得陰氣最盛故肥白且嫩也今中其陰寒之毒而
復解以黃連之寒其解毒之何茲用薑附以解其寒
入參熟地以解其毒傷元氣此疾之所以愈也

金氏少婦素任性每多胸脇痛

肝火

及嘔吐等症隨調隨

愈後於秋盡時前症復作而嘔吐更甚病及兩日甚

至厥脫不省

肝火

衆謂湯飲不入無策可施一醫云唯

用獨參湯庶幾萬一張診之其脉亂數且煩熱躁擾
意非陽明之火何以急劇若此乃問其欲冷水否彼
即點頭遂與以半鐘惟此不吐且猶有不足之狀乃
復與一鐘稍覺安靜因以太清飲投之有謂此非傷
寒又值秋盡能堪此乎不與辯及藥下咽即酣睡半

日不復嘔矣後以滋陰輕清等劑調理而愈大都嘔

吐多屬胃寒而復有火症若此者

此病火症極多張偏於溫補故有此

說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即此是也

多屬胃寒又是何說 自

後凡見嘔吐其有聲勢湧猛脉見洪數症多煩熱者

皆以此法愈之

以多屬胃寒及自後二字觀之張生平於此悞亦不少矣蓋此症良由肝

火上逆故暴急如此而曰陽明之火其孟浪可知

張路玉治曾餘弟婦患嘔逆不食者月餘服寬膈理氣二十餘劑幾致絕粒而痞脹異常診之脉得虛大而

數按仲景脉法云大則為虛此胃中陽氣大虛而濁
陰填塞於膈上也因取連理湯方用人參三錢服之
四劑而痞止食進後與異攻散調理而康

嵇紹有胸中寒疾每酒後苦唾服姜蕤得愈草似竹取
根花葉陰乾昔華陀入山見仙人所服以告樊阿服

之壽百歲也

本草

陳良甫曰胃熱嘔吐者手足心熱政和中一宗人病傷
寒得汗身涼數日忽嘔吐藥與飲食俱不下醫者皆

進丁香藿香滑石等藥下咽即吐予曰此症汗後餘熱留胃腕孫兆竹茹湯正相當爾亟治藥與之即時愈

有婦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冷漸無脉息凡一日半與大承氣湯兩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脉漸生翌日乃安此闕格之病極難治醫者當詳審也經曰闕則吐逆格則小便不通如此亦有不得大使者

衍義醫

說續編

張子和治柏亭王論夫本因喪子憂抑不思飲食醫者
不察以為胃冷血寒之劑盡用病變嘔逆而瘦求治
於張一劑湧泄而愈歸家忘其禁忌病復作大小便
俱秘臍腹撮痛嘔吐不食十日大小便不通十三日
復問張張曰令先食葵羹菠菱菜猪羊血以潤燥開
結次與導飲丸二百餘粒大下結糞又令恣意飲冰
水數升繼搜風丸桂苓白朮散以調之食後服導飲
丸三十餘粒不數日前後皆通痛止嘔定張臨別又

留潤腸丸以防復結又留滌腸散大便秘則用之凡服大黃牽牛四十餘日方瘳論夫自嘆曰向使又服向日熱藥已非今日人矣一僧問張云腸者暢也不暢何以此一句儘多

按子和之醫大抵此法行之耳丹溪云凡病人欲吐者切不可下之逆故也縱使二便復秘可行踈通亦中病而止然後養其氣血潤其腸胃庶乎標本之治乃羸瘠之人服大黃牽牛四十餘日方瘳

豈理也哉違聖人之法以欺後世恐非子和之筆

也孟子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學者詳之

醫學續編原評

薛立齋治一婦人少作嘔口吐涎痰面黃腹痛月經不調手足逆冷此內外俱寒之症遂以六君加附子木

香治之而愈

一男子食少胸滿手足逆冷飲食畏寒發熱吐痰時欲作嘔自用清氣化痰之劑胸腹愈脹呼吸不利吐痰嘔食小便淋瀝又用五苓散之類小便不利諸症益

甚曰此脾土虛寒無火之症故食入不消而反出非
氣膈所致遂用八味丸補中益氣湯加半夏茯苓薑
桂旬日乃愈

一婦人因勞役發熱倦怠唾痰欲嘔或以為火症用清
熱化痰等藥反大便不實無氣以動此寒涼復傷中
氣形病俱虛用參耆朮草麥冬五味陳皮附子治之
而痊後復勞經水數日不止衆以為附子之熱所致
用四物苓連槐花之類涼而止之前症愈甚更加胸

膈痞滿飲食日少仍用前方去門冬更加茯苓半夏
炮薑數劑漸愈又用當歸芍藥湯而經止但四肢逆
冷飲食難化不時大熱此命門真火衰脾土虛寒之
假熱也用八味丸半載而痊又服六味丸三載而生
子

宋理宗嘔吐不止召楊吉老治之問用何方曰辛熱藥
也帝曰服之不效吉老奏曰熱藥冷服藥成放井中

良久澄冷進服一啜而吐止

萬密齋幼
科發揮

立齋治一癥惡心少食服解毒藥愈嘔此胃氣虛也以
六君子湯加生薑治之而安戴氏云元禮如惡心者無
聲無物欲吐不吐欲嘔不嘔雖曰惡心非心經之病
皆在胃口上宜用生薑蓋能開胃豁痰也

施笠澤治鄒翁患嘔吐遍身疼不能轉側醫為療其嘔
吐矣然眠食猶未安也診之曰風入於經其脉乃凝
留結不散寒痰中停四末不掉三焦不行亟疏其風
亟調其經氣和血平轉側自能先用蘇合丸以通其

氣隨用藥痰湯加桂枝沈香白芍一劑即熟睡覺而
展轉自如再用六君子加沈香數劑而安

馬元儀治袁某患小腹厥氣上衝即吐得飲則吐愈甚
諸治不效診之兩脉虛濇右尺獨見弦急曰入身中
清氣本乎上而反陷下則為注為泄濁氣本乎下而
反逆上則為嘔為吐今病正在下而不在上也下焦
之濁氣上騰則胸中之陽氣不布故飲入於胃有上
壅而不下達耳經云雲霧不清則上應白露不下非

地道不通濁氣何由而降嘔吐何由而止以調胃承氣湯一劑下宿穢甚多繼培中氣而愈

張司馬子婦患病胸中滿結作痛飲入則嘔湧出痰涎多成五色已數月或主攻尅或主補虛卒無一效至七月中病轉危迫診之兩關尺虛微少神體倦神煩胸中結痛按之愈甚此正氣內傷陰邪內結攻之則傷其正補之則滯其邪當以仲景臟結之法治之用黃連湯加桂甫一劑嘔吐頓除再劑胸中滿痛亦釋

次用理中加桂湯數劑而安

張景岳曰沈姓者業醫年及四旬極勞碌因癩疝下墜欲提上升用鹽湯吐法遂吐不止湯水不受如此一日夜復大便下黑血一二碗脉微如毛欲絕此蓋吐傷胃氣脾虛之極兼以鹽湯走血脾不能攝從便而下令速用人參薑附等以回垂絕之陽忍一醫至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大便下血亦因火也尚堪參附乎宜速飲童便則嘔可愈而血亦止矣病者然之及

童便下咽即嘔極不堪而斃

琇按疝下墜本由肝木厥張乃復激之上騰致脾
胃俱傷而下血不死何俟童便固非即參附亦未
為是也

馮楚瞻治蔣公子精神素弱吐血陰虧調理初愈忽又
夢遺大吐不已六脉沈微曰夢遺俗名走陽陽更傷
矣大吐不已又已陽矣急以附子理中湯去甘草投
之到口即吐又以白通之類然拘不受沉困數日上

不能入下不能出適有進西洋藥酒一方神治闔格吐逆之症內皆辛熱純陽之藥能破格陽之陰又燒酒力猛辛烈直透丹田令照方修治飲之即不吐矣遂以參附峻補之藥陸續漸進調理而痊

琇按馮氏生平多尚溫補如此症吐血陰虛之後夢遺而吐多由飛雷之火下迫上奔以辛熱治其標則可若守而不化則後患不可測也

孫奉職治趙儀女忽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漸冷

無脉凡一日半大承氣湯一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
脉漸和翌日乃安此闕格之病極為難治垂死而活
者惟此一人

盧復曰生平聞銅腥臭即惡心入口鮮不吐者雖參湯
與茶久在銅銚中者亦然常思銅青固發吐藥唯我
何獨畏之甚久未晰此疑辛亥夏卧病聞銅臭而嘔
恍自反為木形人色常青畏金故於銅臭為相忤因
思子和吐論中發吐之藥四十有六種嘗讀而未

解也遂將以五形五色定人而施之若木形人畏金
腥而吐則火形人畏鹹腐水類而吐矣然畏者必惡
惡因其惡以激其怒則用力少而成功多餘三形可
以例見噫豈唯吐藥為然而下而汗寧不可乎

沈抄

聶久吾曰庚寅季春別駕夏公至新興寺放饑穀予備
酒飯款之正飲間忽然腹痛其痛從臍下小腹起痛
至胃腕即嘔嘔訖痛止半時許又從下痛上復嘔嘔
訖痛止如是者數次醫作感寒治用藿香砂仁等藥

不効至申刻予覺是內熱作痛熱氣上衝而嘔必須利之然煎劑不可服恐反增嘔急製牽牛大黃丸服

至數不利數次而脫然愈矣黑牽牛

四兩半炒半生磨取頭末一兩

二錢三稜莪朮

醋炒各六錢

為末濃米湯為丸梧子大服三

錢未到再服二錢俟二三時見效

鮑綠飲年二十餘以夏月肩輿返歛途次受熱鼻衄盈盆愈後偶啖梨遂得吐症蓋肝火而胃寒也百治無効聞道吐字則應聲而嘔以故家人咸戒之後至吳

門就葉氏診以其脉沉細令服附子理中湯人參薑
附俱用三錢服後出門行及半里覺頭重目眩急歸
寓及門而仆幸其尊人雅諳藥性謂必中附毒亟煎
甘草湯灌之良久乃甦後去附子仍服三劑吐轉劇
再往診仍令服前方遂不敢試改就薛氏告以故薛
用六君子湯服四劑無驗再求診適薛他往薛壻令
照方加益智仁一錢再服亦不應又求診於孫某其
方用甘草八錢下咽即吐因不復求治而返偶以冬

月送殞感寒增咳纏綿至夏余偶訪之則病劇詢知
為向患吐近復二便俱秘已七八日不食惟渴飲茶
水更醫數人或令以艾灸臍俱不應請診之見其面
色青悴脉弦伏而寸上溢謂此緣脾陰大虧木火熾
甚又因久嗽肺虛肝無所畏遂下乘脾而上侮胃致
成闕格幸脉不數易已也宜先平其肝俾不上衝而
吐止斯肺得下降而便行令以黃連肉桂各五分隔
湯蒸服飲下覺吐稍止即能食糕數塊然二便脹不

可支令以大田螺一枚獨蒜一枚搗爛罨於丹田以物繫定不逾時二便俱行所下皆青色遂霍然而愈時甲戌五月二十七日也後與六味加減入沙參麥冬等咳嗽亦止向後常服養榮之劑吐不作矣

葉太史古渠在上江學幕中患吐症久不愈凡學使按臨之郡必召其名醫診治兩年餘更醫十數病日甚歲暮旋里或與二陳加左金吳萸川連俱用五六分服下少頃吐血碗許脉之不數第兩寸俱上魚際左

尺微不應指彼欲言病源及所服方藥余曰悉知之矣第服余方五十劑乃得痊計熟地當用三斤許乃訝然莫喻問所患究何病曰彼上江名醫不過謂病痰飲耳所用方不過四君六君香砂六君已耳遂拍案笑曰一皆如言但非痰飲何以多酸苦涎沫今飲食日減何以反重用熟地曰此症由於腎虛肝失其養水燥生火上逆胃絡肺金亦衰飲食入胃不能散布通調致津液停蓄腕中遇火上衝則吐而出也四

君二陳香砂類皆香燥之品以之為治猶抱薪救火
反助之然必滋水生木潤肺養金庶可獲效第陰藥
性緩病既久非多劑不瘳也用熟地杞子沙參麥冬
石斛等出入加減初服吐自若十劑外吐遞減食漸
增果至五十劑而愈

倪首善年未二十稟賦甚弱早婚得吐病或與二陳五
香等劑轉甚有用桂附者服一劑覺不安乃止有教
單食猪油者初頗效後亦不應脉之虛弦畧數與生

熟地沙參麥冬川連萹仁四劑後去連又三十餘劑而愈

高氏女七八歲時即病頭痛而嘔或酸或苦百治不效其父詢余余曰此肝火上逆耳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二三劑即愈後及笄於春盡病復作其父已歿乃兄延數醫治之所用皆二陳六鬱香砂丁桂之類經半年面殺青股無肉其母泣令延子仍前方每劑內熟地一兩二十餘劑乃愈

金氏婦患吐症蓋十餘年矣所服香燥不可勝計後左
脇漸有塊經水不行脉澁數善怒延診辭不治弦不
已勉與六味加減服之頗有驗然一怒即發越半年
而卒

福建羅二尹悔齋久病足痿於去年春嘗嘔而頭汗大
出醫療無效乃不藥數月漸可隨於夏間又患不眠
治亦無效至秋後乃痊今年春因公事寓杭求針科
治足疾又為灸中腕氣海等穴十餘壯步稍良而嘔

症大作食入即吐絕粒數日又不眠服薑附黃桂二
朮二陳等覺有烟辣之氣上衝診之六脉大如筋頭
兩寸皆溢出魚際舌瘦小伸之極尖且顫中黃胎邊
紅癩額色赭石鼻色熏焦小便清白大便常五日一
行謂此營氣大虧肝腎之火上逆胃絡則嘔吐浮入
心胞則不眠與養青湯加川連牛膝苡仁屬其驗小
便黃則病退一劑即不嘔能食小便米黃色二劑得
眠舌胎淡紅癩消唯兩脇如有物動輒牽引如山梔

川棟二劑左脇之物即墜下又加枇杷葉熟地萸仁
去山梔川棟黃連牛膝二劑右脇之物亦墜下脉亦
稍斂大便二日一行以行期甚迫屬其照方服至舌
不顫乃可或足疾再甚慎進風燥之劑所以云者知
其針之得瀉而暫愈耳

反胃

常熟一富人病反胃往京口甘露寺設水陸泊舟岸下
夢一僧持湯一杯與之飲罷便覺胸快次早入寺乃

夢中所見僧常以此湯待賓故易名曰甘露飲用乾
飴糖六兩生薑四兩二味爛搗作餅或焙或晒入炙
甘草末二兩鹽少許點湯服之予在臨汀療一小吏

旋愈切勿忽之

繼洪澹察方
本草綱目

金山周禪師得正胃散方於異人用白水牛喉一條去
兩頭節并筋膜脂肉及如阿膠黑片收之臨時旋炙
用米醋一盞浸之微火炙乾淬之再炙再淬醋盡為
度研末厚紙包收或遇陰濕時微火烘之再收過此

疾每服一錢食前陳米飲調之輕者一服立効凡反胃吐食藥物不下結腸三五日至七八日大便不通如此者必死用此方十痊八九君子收之可濟人命

也

普濟方本草綱目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身兼百技溺意方術既死友人偶召箕周至運箕如飛頃刻數百言乃長詩也後一段云朗吟堂前夜欲闌丹方寫與期平安菊莊老人此老病翻胃病實由胃寒枇杷葉兮白豆蔻紫蘇子兮

用莫謬良薑官桂用些瀕厚朴陳皮看功奏半夏檳榔赤茯苓沉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杆頭糠兮尋至誠三片生薑兩枚棗切切分明向君道人參乃是佐使者食前一服沉疴好蓋菊莊患此病用示以方也第菊莊未知何許人餘詩不錄

祝子志怪

薛立齋治一婦人患反胃胸脇脹悶或小腹不利或時作痛小便澀滯曰此肝火血虛也當清肝火生肝血養脾土生肺金以薛言為迂別服利氣化痰等劑前

症益劇虛症蠱起乃用加味道遙散加味歸脾湯
服尋愈

一婦人患反胃吐痰甚多手足常冷飲食少思曰此肝
脾鬱怒兼命門火衰不信另服化痰利氣之劑胸腹
愈脹又服峻利疎導之劑薛曰非其治也必變脾虛
發腫之症急服金匱加減腎氣丸庶有可救仍不信
反服沈香化氣等丸果發腫而歿

汪石山治李一之年近四十病反食與近隣二人脉病

頗同汪曰二人者皆急於名利惟一之心寬可治遂以八珍湯減地黃加藿香為末用蜜韭汁調服而愈其二人逾年果歿

張路玉治湯伯乾子年及三旬患嘔吐經年每食後半日許吐出原物全不穢腐大便二三日一行仍不燥結渴不喜飲小便時白時黃屢用六君子附子理中六味丸皆罔效日頻於危診之兩尺弦細而沈兩寸皆濇而大腎臟真陽大虧不能溫養脾土之故遂以

崔氏八味丸與之或謂附子已服過二枚六味亦曾服過恐八味未能奏効也張曰不然此症本屬腎虛反以薑附白朮伐其腎水轉耗真陰至於六味雖曰補腎而陰藥性滯無陽則陰無以生必於水中補火斯為合法服之不終劑而愈

張三錫曰治反胃用新水一大碗留半碗將半碗水內細細澆香油鋪滿水面然後將益元散一貼輕輕鋪滿香油面上須臾自然沈水底此即陰陽升降之道

也用匙攪勻服却將所留水半碗盪藥碗漱口令淨
吐既止却進末子涼膈散通其二便未效再進一帖
益元及涼膈即效也此方極驗

王叔權曰有人久患反胃予與鎮靈丹服更令服七氣
湯遂能立食若加以炷艾尤佳有老婦患反胃飲食
至晚即吐出見其氣繞臍而轉予為點水分氣海并
夾臍邊兩穴他醫只灸水分氣海即愈神效

資生經

浙省平章南征閩越還病反胃醫以為可治朱先生診

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

十日死果如言

越游集醫說續編

薛立齋治一婦人患反胃胸腹痞悶得去後或泄氣稍寬此屬脾氣鬱結而虛弱也當調補為善不信乃別用二陳枳實黃連之類不應又用香燥破氣時師類多出此前症益甚形氣愈虛用歸脾湯調治半載而痊

許學士治一婦人年四十餘久患翻胃面目黃黑歷三十餘年醫不能効脾俞諸穴燒灸交遍其病愈甚服此藥頓然全愈服至一月遂去其根名附子散用附子一枚極大者生於磚上四面著火漸漸逼熟焯入生薑自然汁中再用火逼再焯約盡生薑汁半碗焙乾入丁香二錢每服二錢水一盞粟米少許同煎七分不過三服瘥

玉海云趙侍郎先食後吐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紫菀

九五十日瀉出青蛇五七條四寸許惡膿三升愈

見方

癘風門

蕭萬興曰崇禎戊寅歲余客汴梁為一郡王宮人產後發呃症因言及先王壯齡時患瘧痢反胃遍治不瘥自料無生理一草醫亦精於脉者連投五劑用大黃七兩始能食再投十餘劑計服大黃斤許前症漸愈後日服痰藥滾痰丸兩旬方得全痊越年餘連生五子壽至九十三歲而薨如此稟賦亦所不概見者

瀉

崔萬安分務廣陵苦脾瀉家人禱於后土祠是夕萬安
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為之謂萬安
曰此痰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
分棗肉為丸米飲服下二十九此藥太熱疾平即止

如其言愈

稽神錄

宋高宗嘗以瀉疾召王繼先繼先至則奏曰臣渴甚乞
先宣賜瓜而後靜心診御上急召大官賜瓜繼先先

食之既上覺其食瓜甘美則問繼先朕可食此乎繼
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將以啓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
食之甚適瀉亦隨止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
方也繼先曰上所患中暑故瀉瓜亦能消暑耳

四朝
聞見

錄 葉

紹翁

王涇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藥多孟浪高宗居
北宮苦脾疾涇悞用瀉藥竟至大漸孝宗欲戮之市
朝憲聖以為恐自此醫者不肯進藥止命天府杖其

背黥海山涇先懷金箔以入既杖則以傅瘡若未嘗受杖後放還居天街猶揭於門曰四朝御醫王防禦有輕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瀉藥王慙甚同上

竇材治一人患暴注因憂思傷脾也服金液丹霹靂湯不效蓋傷之深耳命灸二百壯小便始長服草神丹而愈

一女人因泄瀉發狂言六脉緊數乃胃中積熱也竇詢其丈夫因吃胡椒生薑太多以致泄瀉五日後發狂

言令服黃芩知母湯而愈

衍義治一人大腸寒清小便精出諸熱藥服及一斗二升未効後教服赤石脂乾薑各一兩胡椒半錢同為末醋糊為丸如梧子大空心及食前米飲下五七十

丸終四劑遂愈

醫學綱目

張子和曰昔聞山東楊先生治府主洞泄不止楊初未對病人與衆人談日月星辰纏度及風雲雷雨之變自辰至未而病者聽之忘其圍楊嘗曰治洞泄不已

之人先問其所愛之事好棋者與之棋好樂者與之

笙笛勿輟

脾主信又主思慮投其所好以移之則病自愈

維揚府判趙顯之病虛羸泄瀉褐色乃洞泄寒中症也
每聞大黃氣味即注泄張診之兩手脈沈而軟令灸
分水穴一百餘壯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風湯白朮丸
等藥不數月而愈

趙明之米穀不消腹作雷鳴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諸醫
以為脾受大寒故併與聖散子豆蔻丸雖止一二日

藥力盡而復作諸醫不知藥之非反責明之不忘口
張至而笑曰春傷於風夏必飧泄飧泄者米穀不化
而直過下出也又曰米穀不化熱氣在下久風入中
中者脾胃也風屬甲乙脾胃屬戊己甲乙能尅戊己
腸中有風故鳴經曰風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
民病飧泄診其兩手脉皆浮數為病在表也可汗之
直斷曰風隨汗出以火二盆暗置牀之下不令病人
見火恐增其熱紹之入室使服湧劑以麻黃投之乃

開其戶從外鎖之汗出如洗待一時許開戶滅火一

半須臾汗止泄亦止

喻嘉言治周信川用火之法迨祖此見痢門

麻知幾妻當七月間病臟腑滑泄以降火之藥治之少

愈後腹脹及乳痛壯如吹乳頭重壯熱面如渥丹寒

熱往來噎乾嘔逆胸脇痛不能轉側耳鳴食不可下

又復瀉麻欲瀉其火臟腑已滑數日矣欲以溫劑又禁

上焦已熱實不得其法請張未至因檢劉河間方惟

益元散正對此症能降火解表止渴利小便定利安

神以青黛薄荷末調二升置之枕右使作數次服之
夜半徧身冷汗出如洗元覺足冷如冰至此足大暖
頭頓輕肌涼痛減嘔定利止及張至麻告之已解張
曰益元固宜此是少陽症也能使人寒熱徧劇他經
縱有寒熱亦不至甚既熱而有利何不以黃連解毒
湯服之乃令診脈張曰娘子病來心常欲痛哭為快
否婦曰欲如此予亦不知所謂張曰少陽相火凌燥
肺金受屈制無所投告肺主悲但欲痛哭而為快

也麻曰脉初洪數有力服益元散後已平又聞張之言使以當歸白芍以解毒湯味數服之大瘥矣

一僧病泄瀉數年丁香豆蔻乾薑附子官桂烏梅等燥

藥燔針燒臍炳腕

疑腕

無有缺者一日發昏不省張診

兩手脉沉而有力脉訣云下利微小者生脉浮大者

無瘥以瓜蒂散涌之出寒痰數升又以無憂散泄其

虛中之積及燥糞盈斗次以白朮調中湯五苓散益

元散調理數日而起

劉德源病洞泄逾年食不化肌瘦力乏行步傾欹面色
黧黑凡治利之藥通用無效張乃出示內經洞泄之
說以曉之先以舟車丸無憂散下十餘行殊不困已
頗喜食後以檳榔丸磨化其滯待數日病已大減又
下五行後數日更以苦劑越之病漸愈而足上患一
疝此裡邪去而之外病痊之候凡病皆如是也

子治
余氏

媪膈症將愈
亦指上生疝

劉倉使大便少而頻日七八十次常於兩股間懸半枚

瓠蘆如此十餘年張見而笑曰病既頻欲通而不得通也何不大下之此通因通用也此一服藥之力乃與藥大下之三十餘行頓止

殷輔之父年六十餘暑月病泄瀉日五六十行喜飲而家人輩爭之張曰夫暑月年老津液衰少豈可禁水但勸之少飲先令以菘豆雞卵十餘枚同煮卵熟取出令豆軟下陳粳米作稀粥攪令寒食雞卵以下之一二頓病減大半益粳米雞卵皆能斷利然後制抑

火流濕之藥與調順而愈

一男子病泄十餘年豆蔻阿膠訶子龍骨烏梅枯礬皆用之矣中腕臍下三里歲歲灸之皮肉皺槁神昏足腫泄如泔水日夜無度張診其兩手脉沉微曰生也病人忽曰羊肝生可食乎曰羊肝止泄尤宜食病人悅食一小盞許以漿粥送之幾半升續又食羊肝生一盞許次日泄減七分如此月餘而安夫胃為水穀之海不可虛怯虛怯則百邪皆入矣或思葷茹雖與

病相反亦令少食圖引漿粥此權變之道也若專以
淡粥責之則病人不悅而食減久則病增損命世俗
誤入甚矣

孫文垣治張懷赤每早晨腸鳴瀉一二次晚間瀉一次
年四十二且未有子診之尺寸短弱右關滑大曰此
蓋中焦有濕痰君相二火皆不足故有此症以六君
子湯加破故紙桂心益智仁肉豆蔻煎服瀉遂減半
前方加杜仲為丸服之愈次年生子

何洗心每飲食稍冷體粥或稀必作脹瀉理脾之劑歷
試不瘳孫診之左三部皆濡弱右寸亦然關滑尺沉
微此下元虛寒所致法當溫補以補骨脂杜仲兔絲各
二錢山萸肉人參山藥各一錢茯苓澤瀉各八分肉果
五分散劑愈

吳鶴洲母年八十六素有痰火大便日三四行一夜兩
起腸鳴臍腹膨脹脈三四至一止或七八至一止醫
以苦寒入平胃散投之剋伐太過因致腹疼且謂年

高而脉歇至是為凶兆辭不治孫診之曰脉緩而止
曰結數而止曰促此乃結脉非凶脉也由寒濕之痰
凝滯所致法當補温下元俾火得以生土所謂虛則
補其母是也吳問壽筭何如曰兩尺迢迢有神壽徵
也以補骨脂白朮各三錢為君杜仲二錢為臣茯苓
澤瀉陳皮甘草各一錢為佐肉果益智仁各五分為
使四帖大便實惟腸鳴未止減肉果加炮薑五分而
安壽至九十有八

薛立齋治侍御沈東江之內停食腹痛作瀉以六君加木香炮薑而愈後復作傳為腎瀉用四神丸而安

侍御徐南湖子室瀉屬腎經不信薛言專主滲泄後遂致不起

一婦人年踰五十不食夜飯五更作瀉二十年矣後患痢午前用香連丸午後用二神丸各二服而痢止又以二神丸數服而食夜飯不月而形體如故

吳江史玄年母素有血疾殆將二紀平居泄瀉飲食少

思面黃中滿夏日尤甚治血之藥無慮數百劑未嘗少減薛以為脾腎虛損用補中益氣湯送二神丸復用十全大補湯煎送前丸食進便實病勢頓退若泥中滿忌參朮痰痞忌熟地便泄忌當歸皆致誤事

府博趙宜人患泄瀉諸藥無効診之曰此肝腎虛也服木香散而愈經曰洩痢前後不止腎虛也又曰諸厥固泄皆屬於下下謂下焦肝腎之氣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肝氣厥而上行故下焦不能禁固而泄痢腎

為胃關門戶不要故倉廩不藏也

薛立齋治沈太尹病瀉五更輒利此腎瀉也用五味子散數服而愈因起居不慎瀉復作年餘不瘥此命門火虛不能生土法當補其母火者土之母也遂用八味丸瀉即止食漸進東垣云脾胃之氣盛則能食而肥虛則不能食而瘦全賴命門火為生化之源滋養之根也故用八味丸屢効只用六味亦可

龔子才治一人食下腹即響響即瀉至不敢食諸藥不

效以生紅柿核紙包水溫灰火燒熟食之不三四個即止

許州黃太守患泄瀉二三年不愈每飲燒酒三鍾則止
二三日以為常畏藥不治龔診之六脉弦數先服此
藥以解酒毒後服理氣健脾丸而愈宜黃連一兩生
薑四兩以慢火炒令薑乾脆去薑取連搗末每服二
錢空心臘茶湯下甚者不過二服專治久患脾泄

陳三農治一士喜食瓜果縱飲無度忽患大瀉先用分

利不應再用燥濕反加沉困診其六脈浮因思經曰
春傷於風夏生飧泄非汗不解以麻黃三錢參朮各
二錢甘草升麻各一錢與之泄瀉頓止以四君子調
治而愈

一人脾胃素弱少有所傷即泄瀉此肝氣乘脾且久瀉
濕熱在腎故也用白朮八兩紅棗去核四兩二物間
襯煮至焦色搗餅烘乾入松花七錢白豆蔻五錢新
米糊為丸午前服愈

一人脚膝常麻飲食多即泄瀉此脾虛濕熱下流用補中益氣湯加防己黃柏而愈

一人食物入口頃從大便出其脉洪數此火性急速也用黃連滑石木通澤瀉人參徐徐服二帖愈

楊起云余壯年患肚腹微微作痛痛即瀉瀉亦不多日夜數行兩月瘦怯尤甚用消食化氣藥俱不效一僧授方用蕎麥麵一味作飯連食三四次即愈

簡便方
本草綱

日李時珍謂氣盛有濕熱者宜之虛寒人食則大脫無氣而落鬚眉也

李時珍治魏刺史子久泄諸醫不效垂殆李用骨碎補
為末入猪腰中煨熟與食頓愈蓋腎主大小便久泄

屬腎虛不可專從脾胃也

本草綱目

一婦年七十餘病瀉五年百藥不效李以感應丸五十
丸投之大便二日不行再以平胃糝加椒紅茴香棗
肉為丸與服遂瘳每因怒食舉發服之即止

全上

一婦人年六十餘病瀉泄已五年肉食油物生冷犯之
即作痛服調脾升提止瀉諸藥則轉甚診之脉沉而

滑此乃脾胃久傷冷積凝滯所致王太僕所謂大寒凝內久利溏泄綿歷藏年者法當以熱下之則寒去利止遂用蠟墮巴豆丸五十粒與服二日大便反不行其瀉遂愈自是每用治泄痢積滯諸病皆不瀉而病愈者近百人蓋砂在配合得宜藥病相對耳苟用所不當用則犯輕用損陰之戒矣

全上

有人患內寒暴洩如注或令食煨栗二三十枚頓愈腎

主大便粟能通腎於此可驗

全上

易思蘭治瑞昌王妃患泄瀉屢用脾胃門消耗諸藥四
五年不能止一醫用補中益氣湯加人參三錢服一
月不泄忽一日胸脹滿腹響如雷大瀉若傾昏不知
人口氣手足俱冷渾身汗出如雨用人參五錢煎湯
灌甦如是者三病者服久自覺口中寒逆醫者以為
汗出過多元氣虛弱於前湯內加人參三錢棗仁大
附子薄桂各一錢昏厥尤甚肌膚如冰夏暑亦不知
熱二年計服過人參二十五斤桂附各二斤棗仁七

十斤至己巳冬飲食入口即時瀉出腹中即饑饑而
食食即瀉日十數次

邪火不殺穀火性迫
速愈盛而愈迫也

身不知寒

目畏燈

火熱
明顯

初診之六脉全無久按來疾去緩有力

如石聞其聲尚雄壯此乃大鬱火症也以黃連四錢
入平胃散與之飲下少頃熟睡二時不索食不泄瀉
飲五日方知藥味甘苦既用通元二八丹與湯藥煎
服一月飲調和其病遂愈

吳淳先治俞用昭秋間水瀉腹痛異常右脉弦數洪實

知腸胃濕熱挾積用枳殼山楂黃連青皮檳榔木香
一劑而滯見病人慮藥尅伐意欲用補曰有是病服
是藥邪氣方張非亟攻不退邪退則正復攻即是補
也前方再服二劑愈矣設不早攻必致痢疾非一月
不痊

謝武功素患大便溏泄兼病咳嗽用涼藥則咳減而瀉
增用熱藥則瀉減而咳劇用補脾則咳瀉俱甚診之
右尺軟如爛綿兩寸實數搏指酌用附子肉果以溫

下焦之寒，麥冬、川連以清心肺之火，茯苓、甘草一以降氣，一以和中。甫四劑而症頓減，不加人參者緣肺家有鬱熱耳。

喻嘉言治胡太夫人病，偶然肚腹不寧，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其利轉多，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丸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狀如噤口，診之六脈皆沉而伏，應指模糊，曰：此非痢症，乃誤治之症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痢，而痢自止，不必

治脹痛而脹痛自除遂以四君子湯為主少加薑薤
暖胃之藥二劑痢果不作但苦胃中脹痛不安必欲
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得進食固爭曰
寧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前因藥悞引動胃氣作
楚若再加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即用橘皮亦須炒
而又炒凡五日未得大便亦聽之痛止脹消食進便
利共七日全安渾不見藥之功其實為無功之功也
陸養愚治許默菴素有腸風症常服寒涼之藥中年後

腸風幸愈致傷脾胃因成泄瀉之症初時服胃苓湯
一帖便愈久之不効近來四肢浮腫而厥肚腹膨脹
而鳴面色萎黃而帶青身體苦冷而帶熱診之左脉
沈緩而遲右脉沉弱而弦曰諸緩為濕應瀉而浮腫
諸遲為寒應厥而苦冷右弦為木乘土位應腹脹而
面青沈者陽氣不升也弱者陰精不實也脉色與症
悉相應用人參白朮黃耆炙甘草為君以補其虛炮
薑附子為臣以溫其寒升麻防風為佐以升其陽茯

苓澤瀉為使以勝其濕十劑而諸症減又合八味丸

間服而愈

疑從薛
案化出

沈少西女二十自小脾胃受傷不時作泄作嘔近則寒熱不時手足厥冷胸膈不舒脇脹噯氣在眠則氣不通暢左脇胃脘時疼時止渴而不欲飲小便短大便日二三行腹中雷鳴彈之如鼓揉之如水大約氣上塞則脹而痛氣下墜則泄而痛幸飲食不甚減常服胃苓白朮黃連及消導之藥或調氣補血之品不應

謂此症非參朮不能取効但今微有表邪先與小柴

胡加枳桔二三帖寒熱稍和

近時庸師
尚得此決

易以調中益

氣湯去黃柏加青皮以伐肝神麩以助脾炮薑以溫
中四帖脹痛俱減大便稍實改用加減歸脾湯數劑
更以六君子料加枳實黃連神麩木香砂仁為丸與
煎劑間服月餘而安

陸祖愚治潘古臣母患脾泄久多啖水果瀉更甚嘗因
經行腹痛服攻瘀去血之劑致淋瀝不止肌肉枯槁

身體發熱不能轉側不思飲食氣短口渴夜卧不安
服麥冬生地棗仁等而瀉不止脉之兩寸關虛數兩
尺隱隱若無此下元不足中氣虛寒虛火上炎之症
乃用人參炮薑白朮陳皮山查木香苡仁木通山藥
甘草豆仁服之頗覺相宜又用肉果人參白朮炮薑
棗肉為丸日服兩次一月瀉止兩月肌肉漸長月事

亦調

黃履素曰乙巳之夏余患中脘痛既而泄瀉偶過姑蘇

一名醫令診之驚曰脾胃久傷不治將滯下予體素弱憚服攻尅之劑因此醫有盛名一時惑之遂服枳實黃連厚朴山楂木通等藥數劑又服枳朮丸一月以致脾胃大傷是秋遂溲泄不止漸覺飲食難化痞悶倒飽深自悔恨服參耆等藥及八味丸十餘年始得愈然中氣不如故苦不耐饑稍饑則中氣大虛憊不可狀凡山查消導之物入口即虛脾胃乏不可妄攻如此方書極言枳朮丸之妙孰知白朮雖多不能

勝枳實之迅利予友胡孝轅刺史亦悞服枳朮丸而
大病可見此丸斷非健脾之藥或飲食停滯偶一二
服則可耳

又曰脾胃喜煖而惡寒脾虛必宜溫煖之藥患嘔吐不
止服聶邈源五炁丹數丸遂不復發予近患脾不和
不時溏泄服參朮三日不效服胡與辰金鉛一丸脾
氣頓佳得兩三月安妥家巷中一比邱尼患脾疾甚
殆肛門不收穢水任出服金鉛一丸肛門頓斂漸調

而愈其神效有如此者故知脾病之宜於溫暖也

張路玉治陳總戎泄瀉腹脹作痛服黃芩白芍之類脹急愈甚其脉洪盛而數按之則濡氣口大三倍於人迎此濕熱傷脾胃之氣也與厚朴生薑半夏人參湯二劑痛止脹減而瀉利未已與乾薑黃連人參湯二劑瀉利止而飲食不思與半夏瀉心湯二劑而安

柴嶼青治學士于鶴泉痢後久瀉醫以人參川連為末日服遂至飲食不思每欲小便大便先出求治診其

兩尺微細欲絕經曰腎主二便又曰腎司啟閉今腎氣不固是以大便不能自主况年逾六旬不必診脉已知其槩而脉又如此更無疑義遂用補中益氣湯加熟附一錢煨肉果二錢送八味丸二劑後頗思飲食大便止瀉勃有生機乃暮時醫某以為一劑立効二劑而歿惜哉

馬次周令嗣于甲子場前身熱脾泄醫以外感治之屢藥不効診其人迎左尺平弱氣口微緩此屬肝腎脾

胃不足用六君子湯加柴胡數劑身涼去柴胡再加
歸芍調理而安是科獲雋

張三錫治一人瀉口乾舌燥脉洪數與六一散一服知
二服已又一人服不應用苓連四苓散效

一老嫗久瀉服補劑不應以參苓白朮散加黃連肉豆
蔻少許作丸服未半斤永不發

立齋治橫金陳子復面帶赤色吐痰口乾或時作瀉或
用二陳黃連枳實之類不應脉之左關弦急右關弦

大此乃腎水挾肝木之勢而剋勝脾土也不信後交
夏果患痢而亡

衍義治一人大腸寒清小便精出諸熱藥服及一斗二
升未効後教服赤石脂乾薑各一兩胡椒半錢同為
末醋糊為丸如桐子大空心及食前米飲下五七十

丸終四劑遂愈

此中寒而滑泄
故此溫澁治之

樓全善治翁仲政久泄早必泄一二行泄後便輕快脉
滑而少弱先與厚朴和中丸五十九大下之後以白

朮為君枳殼茯苓半夏為臣厚朴炙甘草芩連川芎
滑石為佐吳茱萸十餘粒為使生薑煎服十餘帖而

愈

作食積
在脾治

羅謙甫曰丁巳予從軍至開州夏月有千戶高國用謂
予曰父親七十有三於去歲七月間因內傷飲食又
值霖雨瀉痢暴下數行醫以藥止之不數日又傷又
瀉止而復傷傷而復瀉至十月間肢體瘦弱四肢倦
怠飲食減少腹痛腸鳴又以李醫治之處以養臟湯

治之數日泄止後添嘔吐又易以王醫用丁香人參
藿香橘紅甘草同為細末生薑煎數服而嘔吐止延
至今正月間飲食不進扶而後起又數日不見大便
問何以治之醫曰老人年過七旬血氣俱衰弱又况
瀉痢半載脾胃久虛津液耗少以麻仁丸潤之可也
或謂馮村牛山人見証不疑有果決遂請治之診其
脉問其病曰此是風結也以搜風丸百餘丸服之利
數行而死悔恨不已敢以為問予曰人以水穀為本

今高年老人久瀉胃中津液耗少又重瀉之神將何
依靈樞經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
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少者不復矣又
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脉下工絕氣危生絕危生其牛
山人之謂歟

琇按是症牛山人固莫可云前李王二君唯知嘔
治瀉不知下多亡陰力進香燥至臟腑枯竭而上
不納下不出其視牛亦魯衛之政也蓋當時此等

症候即羅公生平亦未解用峻劑養營矧其他哉
予有治宋復華兄母夫人一案可參閱

繆仲淳治梁溪一女人茹素患內熱每食腸鳴清晨水
泄教服脾腎雙補丸立愈人參蓮肉兔絲五味萸肉
山藥車前橘紅砂仁巴戟天補骨脂白芍扁豆蜜丸
菘豆大每五錢空肌食時各一服如虛而有火火盛
肺熱者去人參巴戟添補骨脂元有肉豆蔻無白芍

扁豆

廣筆
記

開慶己未年七月間裕齋馬觀文夫人費氏病氣弱怠
四肢厥冷惡寒自汗不進飲食一醫作伏暑治之投
暑藥一醫作虛寒治之投熱藥無效召僕診之六脉
雖弱而闕獨甚此中焦寒也中焦者脾也脾胃既寒
非特但有是證必有腹痛吐瀉之症今四肢厥冷屬
脾是脾胃虛冷無可疑者答云未見有腹痛吐瀉之
症今用何藥治之僕答云宜用附子理中湯未服藥
間旋即腹痛而瀉莫不神之即治此藥一投而差

良方

陳良甫治趙府博與翰宜人病泄瀉不止如附子木香
訶子肉豆蔻龍骨等藥及諸丹服之皆無効診之云
是肝腎脉虛弱此肝腎虛也府博云其說見在何經
曰諸方論泄瀉止是言脾胃病不過謂風冷濕毒之
所侵入及飲食傷滯過腸虛則泄利而不知肝腎氣
虛亦能為泄利古書所載甚明不可不辨經云泄瀉
前後不止腎虛也又諸厥固泄皆屬于下下謂下焦
肝腎之氣分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守司于下腎之

氣也肝氣厥而上行不能禁固而泄利腎為胃關門
戶不要倉廩不藏也若病泄利其源或出於此而專
以脾胃藥治之則謬固千里矣遂服木香散數服而
愈

舊傳有人年老而顏如童子者蓋每歲以鼠糞灸臍中
神闕穴一壯故也予嘗患久溏利一夕灸三七壯則
次日不如廁連數夕灸則數日不如廁足見經言主
泄利不止之驗也又予年踰壯覺左手足無力偶灸

此而愈

薛立齋治僉憲高如齋飲食難化腹痛泄瀉用六君子加砂仁木香治之而痊後復作完穀不化腹痛頭疼體重困倦以為脾虛受濕用芍藥防風湯而愈

太僕楊舉元先為飲食停滯小腹重墜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漸愈後飲食難化大便而痊後心腹作痛飲食不甘用和中丸倍加益智仁而尋愈

光祿楊立之元氣素弱飲食難化泄瀉不已小便短少

洒淅惡寒體重節痛以為脾肺虛用升陽益胃湯而
痊大凡泄瀉服分利調補等劑不應者此肝木鬱於
脾土必用升陽益胃之劑庶能保生

一儒者季夏患泄瀉腹中作痛飲食無味肢體倦怠用
補中益氣湯八味地黃九月餘而痊後彼云每秋間
必患痢今則無恙何也曰此閉藏之月不遠悻悻妄
泄真陽而然前藥善能補真火火能生土脾氣生旺
而免患也

憲副屠九峯先瀉而口渴尺脈數而無力恪用解酒毒
利小便之劑不應曰此腎陰虧損虛火熾盛宜急壯
水之主不然必發疽而不能收斂也不信別服降火
化痰之劑果發疽而歿

繆仲淳治無錫秦公安患中氣虛不能食食亦難化時
作泄胸膈不寬一醫誤投枳殼青皮等破氣藥下利
完穀不化面色黯白乃用人參四錢白朮二錢橘紅
一錢乾薑七分甘草炙一錢大棗肉豆蔻四五劑漸

愈後加參至兩許全愈三年後病寒熱不思食他醫以前病因參得愈仍投以參病轉劇仲淳至曰此陰虛症也不宜參乃用麥冬五味牛膝枸杞白芍茯苓

石斛棗仁鱉甲十餘劑而愈

廣筆記

從妹患泄後虛弱腹脹不食季父延諸醫療之予偶問疾見其用二陳湯及枳殼山查等味予曰請一看病者見其向內卧眠兩手置一處不復動曰元氣虛甚矣法宜理中湯恐食積未盡進以人參三錢橘紅二

錢加薑汁竹瀝數匙夜半食粥神思頓活季父大喜
盡謝諸醫再以六君子湯加山查砂仁麥冬調理之

數劑立起

全上

朱丹溪治一老人奉養太過飲食傷脾常常泄瀉亦是
脾泄白朮二兩白芍神曲山查半夏各一兩黃芩五

錢右為末荷葉包飯燒為丸

平治
會萃

聶久吾治廬陵尹之岳素以善醫名患傷感泄利自治
不効脉之知其原感風寒未經發汗久則入裡鬱為

溫熱又內傷飲食脾胃不和是以作泄乃先與清解
滌其入裡之邪前胡甘草麥冬連翹赤芍赤苓花粉
廣皮山查厚朴黃芩乾葛黃連枳殼生薑次日再診
知其熱鬱已去脾胃虛滑用補脾藥一劑而安

宋復華兄尊堂年七十體素肥長夏病泄瀉診之曰此
肝木乘脾也宜養肝腎則愈勿治脾與數劑病已畧
減會復華以事入都家人另延醫投以蒼白朮補骨
脂肉豆蔻丁香桂香砂建蓮扁豆之屬服至百餘日肌

肉枯削動則忡惕眩暈食入即嘔而下利益頻始謝
去但延余但與重劑杞子地黃沙參麥冬苧仁山藥
初加黃連三分四劑隨減去加入參一錢四五劑亦
減去後加肉蓯蓉四錢四劑凡服藥一月而安類皆
甘寒潤滑之品有泥景岳之說謂吐瀉皆屬脾胃虛
寒者宜變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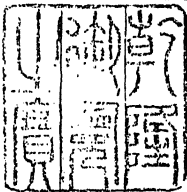
復華令正亦患脾泄每五更黎明必行一二次醫亦以
香燥辛熱健脾之劑與之治半年餘泄瀉轉加月事

數月不至寒熱無時頭暈心中四肢厥冷每下午則面赤口苦舌燥食則欲嘔寐則多驚幸脉未數亦與杞地沙參麥冬間入酒連諸症遞愈經水亦行再加山藥棗仁食增瀉止

褚某年二十四五新婚數月忽病泄瀉日五六次第食後即急欲如廁腹脹甚腰亦疼脉之兩手俱弦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苡仁川棟稍減旋復乃加杞子至一兩入酒連四分二劑而愈

項秋子尊堂年五十久患泄瀉日常數行凡飲食稍熱
即欲去後食漸減治數年無効已聽之偶昏暮於空
房見黑影疑外孫也撫之無有因大恐失跌遂作寒
熱左脇如錐刺徹夜不眠口苦眩暈或疑邪祟或疑
痰滯幸未服藥診之脉弦數與川連棟苡仁沙參麥
冬生地杞子萸仁纔下咽脇痛如失再劑則累年之
泄瀉亦愈矣或問故曰此肝經血燥火旺脾虛之症
經曰肝虛則目眈眈無所見其見黑影者乃眩暈時

作又因恐而失跌也原夫向之泄瀉治罔驗者蓋時
師見症治症所用必香砂苓朮諸燥劑也火生於木
禍發必克此陰符經之祕旨也醫者能擴而充之則
世無難治之病矣



續名醫類案卷十